

餘冬詩話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餘
冬
詩
話

何孟春
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餘冬詩話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餘冬詩話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餘冬詩話卷上

明 何孟春燕泉著

杜子美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甫之所謂文章。只是就詩言耳。韓退之詩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爲韓退之所謂文。乃有見於孔孟知聖人之所以傳道者。先儒謂退之因學文而見道。所見雖粗。而大綱則正矣。後世之士。詩要學杜。文要學韓。而未有決然能竝之者。彼烏知子美之所不自滿與退之所以自勵者耶。

詩。誰其尸之。有齋季女。後來作者相襲。遂爲文章家一例。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誰能爲此德。姚公名起莘。衣中繫寶覺者誰。臨川內史字得之。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之類。不可盡述。閒有見之長句作結者。醉翁亭記。太守爲誰。廬陵歐陽修也。李守節墓誌。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藏丙夢壽也。王文亮墓誌。命其宗人之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尙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詩日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己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也。春曰。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畀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歎。

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歐陽永叔年四十謫滁。號醉翁。亦太早計。亭記云。蒼顏白髮。頽乎其中。或出寓言。年又最高之言。豈是當時。賓從更無四十歲人耶。公病中代書寄聖俞詩云。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公大抵早衰人也。公他日贈沈博士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翁實少年。

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北狄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史子諸錄竝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召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之。三日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爲梁殖之子也。殖春秋時人也。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者。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埃。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槁。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作也。其思革子。尸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豪嶽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嘆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三子以革子爲賢。

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而死。其思革子至楚，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鐘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卻樽罷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按列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爲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葬桃。葬畢，哀自殺。此二事。尸文子：叔衍子與左伯桃者，何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未及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之衣，我國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烏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稱戎夷以死見其義者，春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若文衍二子及桃與哀者，眞能以死見其義者哉。左伯桃事，西涯擬古樂府樹中餓云：山深雪塞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必我。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黃金臺。當時周室何爲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何似西山採薇食，三士窮琴操。其詞未聞，春擬之云：一士一心左右手，生當同樂死當守。飢寒命也窮誰救，吾生當舍義當取。推衣與子子不受，俱死無名豈我友。死者已別生者離，楚王置酒延其思。聞樂不樂對酒悲，援琴欲奏難爲詞。吁嗟乎，何以報之。革子已非羊角哀，誰能更葬齊戎夷。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鬱林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閒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昌時，楊閔母爲師巫，閔小隨母入宮，長爲后。

所幸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所記不同

品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或疑二月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內節蠶事方盛月令蠶事在季春之月豳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春曰夷中之謂賣新絲糶新穀者乃貧民其時預指絲穀去借債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也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窠時先驛騎於中水教習行步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進士耿仙芝詩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是也

老杜詩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驢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瓶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吸瓶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瑣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卽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韓退之詩歐陽永叔謂其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寬夫因此遂言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旣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槩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擺脫拘忌皆取其旁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春按秦漢以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豈爲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撰下田舍與退之元和聖德此日足可惜之

類於古俱是一韻。何旁之有。歐陽所謂旁韻。就今韻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宛陵詩爲文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山谷云。文字難工。惟讀書多貫穿。自當造平淡。

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退之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或曰。哦字便是所難也。今合書之。爲作詩者法。

王荊公稱老杜鉤簾宿燕驚。九藥流鶯囀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句。謂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識之。國初高季迪詩。梳頭好鳥語窗下。洗盞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尙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尙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鹿鳴嘲哢。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縱不能彷彿唐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僧寶傳載懷提公唱語曰。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卻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記東西。讀者試思。向來陳迹。可爲之一概。世事轉頭尙足問耶。

征戰之苦。漢文帝所謂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者。盡之矣。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歿。家莫聞之人。亦有言。將信將疑。睜目心目。寢寐見之。曲盡人生悲慘之意。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句意有得於此。少讀陳詩。謂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攷耳。比奉命過銀川。見沙河一帶。延延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銜徙不常。故以得名。古今蕃漢戰爭之域。乃知此河名也。

蘇長公平生以言語文字得罪時相。至有欲殺之者。而公氣節益高。咳唾之餘。亦不以是少畏忌也。仇池筆記云。余謫南海時。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余不覺身步入水中。廣利王冠劍而出。頃南溟夫人亦造焉。出青綾綃令余題詩。乃賦之曰。天地雖虛闊。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纛。赤蚪噴滂湃。玉皇樓形光。照家近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嘆曰。到處被相公廝壞。又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夢數吏持一幅紙。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萌。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愠喜。吏微笑曰。此兩句當復有怒者。旁一吏曰。不妨。此是喚醒他。二文皆以戲洩其不平者也。區區妒媚排擠之人。其有愧而少我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侮於人。春疑此非坡文。當時有爲坡不平者。爲是文也。

陸機嘆逝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時閱人以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俗語有二句。可以盡之。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南山。而言圍碁之事。皆無本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翥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武昌軍毛寶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翥乘槎。毛寶放龜爲言。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宋人談苑。載徐鍇嗜學該博。嘗著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獨於代王茂元檄。喪具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不知灰釘事。後見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奇。權鳴鏑。釘鹿蠡。以爲商隱雕篆如此。藝苑雌黃云。南史陳本紀云。妖僧震懾。遽請灰釘。此語已在商隱前矣。春按。南史請灰釘之云。商隱之所引者。非杜篤賦中語也。魏略。王凌陰謀廢立。事覺。司馬宣王討凌。遂使人送來。而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請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本紀以棺爲灰。灰與釘皆闔棺之具。商隱承用之。正王凌事耳。若用杜篤賦所云者。何以請以望爲哉。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滿門桃李屬春官。豈卽用常時事耶。或人本漢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旨意殊不類。春觀劉向說苑。陽貨得罪於衛。往見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云云。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

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詩。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樂府有欸乃曲。誰能歌欸乃。感人情。欸音樓。乃音謫。柳子厚漁翁詩。欸乃一聲山水綠。一作曖迺。劉言史

瀟湘詩。閒歌曖迺深峽裏。按諸韻書欸皆作哀上聲。不音樓。

朱子言。陶淵明亦是莊老。真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云。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變逝水之嘆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元之十可望耶。雖其遭榮辱。一得失。有曠世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朱子語錄。出門人雜手。未可信。靖節人品。誠有如此。西山所言者。未可輕議。然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又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德經之緒餘也。何也。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晦菴謂周濂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豈以濂溪亦莊老之徒哉。

蜀中古有樂土之稱。中原士夫往往僑焉。天寶末，乘輿播遷，入蜀。華族留而不歸者多矣。李白蜀道難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杜子美五盤亦云：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二公思鄉懷土之情，不見於他，而皆於蜀言之，是固有爲耳。

杜子美戲爲六絕，其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潘邠老哭東坡十二絕，其一云：公與文忠公歐陽總遇譏，譏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門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閒。底是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珊瑚鉤詩話：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荊公見而稱之，立薦於朝，不數年，登近卿貳。

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春曰：士夫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補於世哉！其爲精神心術之害多矣。荊公他日選唐百家詩成，序云：費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昔人謂以學術殺天下者，介甫之謂歟。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說天幸不可恃。烏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從來未可知。說人事猶可爲同意思。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定事上翻說爲奇耳。赤壁詩或笑之曰。孫氏霸業繁此一戰。今社稷生靈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春謂爲此說者癡人也。到捉了二喬時。江東社稷尙可問哉。烏江詩。謝疊山曾以與柳子厚箕子碑文竝論。此真死中求活語也。然項羽之事則決無可重興理。朱子有定論矣。

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曰。延之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春謂。二子所嘲皆以詞害意之言。延之實失之。而莊應之如是。是則非莊正譏意也。杜子美石壕吏詩。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今謂子美不鑑此失。可乎。孝武云。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此名言也。

宋人語。北方助聚誇橄欖語。比至你回味時。我已甜訖。東坡賦橄欖。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坡蓋用此語。易棗爲崖蜜耳。王元之詩。以橄欖比忠臣。而坡不肯一籌傲之。雌黃在人口吻如此。益信作人難矣。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稹詩夢上天云。哭聲厭咽旁人惡。喚起驚悲淚飄落。千慚萬謝喚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蠅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稹其少寤矣乎。

退之嘲鼾睡二詩。竹坡周少隱謂其怪譎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爲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駁雜者。退之特用爲戲耳。

韓退之薦士詩。稱孟東野有可以鎮浮躁之句。按東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安在其能鎮浮躁也。

陳無己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嘆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蓋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燕泉在分司看菊。偶題。

漢柏梁臺詩。粗梨橘栗桃李梅。韓退之陸山渾火詩。鴉鵲鵬鷃雉鵠鷄。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椒柑櫨楓柞。樟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誤矣。宋人詩話有極可笑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謂夢中安得見郢樹煙。此真癡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煙正其夢境模糊。欲見不可以寓其相思之恨。豈問是耶。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漢武帝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之遲。爲韻。偏字屬下句。明甚。而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祖述也。可笑。

淵明讀山海經詩。曾絃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

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說。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有作淵明詩跋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天無千歲之句。章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刑天獸名也。好銜干戚而舞。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者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二老堂詩話云。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况末句云。徒說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須干戚之猛耶。而竹坡詩話復襲曾絃之意。以爲已說。皆誤矣。邢昺埤齋通編云。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朱子語錄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鄉林家藏邵康節寫陶詩一冊。乃作形天無千歲。周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觀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奉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